



□刘国文 文/图

大舅回家探亲是1989年。他

骨灰盒的正面，大舅慈祥地微笑着。骨灰盒的背面，清晰地印着台湾诗人余光中的那首《乡愁》：“小时候／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／我在这头／母亲在那头／长大后／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／我在这头／新娘在那头／后来啊／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／我在外头／母亲在里头／而现在／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／我在这头／大陆在那头……”

□翠薇 文/图

□**丁香** 文/图

乡里人只知道桌椅板凳实用，并不与父亲计较一套餐具。一套青花瓷到了我的手里，没几年就支离破碎了。碎片被母亲扔了多次，又被我偷偷捡回来悄悄藏好。风雨兼程四十多年，有些事情可以用心去记忆，然而守住一份念想，却一定是储藏在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



■ 图片故事



由于家庭条件和各方面都比较适合，毕业后父亲和母亲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多年以后，父亲还给我们讲：当年留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你母亲的两条麻花辫，那个年代最朴实、最动人、

在纺织厂十年的时间，每个班，我都是不停地接线头，检查质量，做好每一项工作。我纺过的棉线，有过多多少米，多少千米，多少兆米，能绕地球几周，我已经算不清楚了，但是每一厘米上，都浸染着我青春的汗水。

如今母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，翻开旧相册，打开记忆的闸门，耳边突然响起了郑智化的那首老歌“你那美丽的麻花辫，缠呀缠住我心田，是谁解开了麻花辫，让我记起了诺言”——母亲，麻花辫。我今生永远的记忆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